

西部女性



裴积荣

作家出版社

西部女性

裴积荣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西部女性

作者：裴积荣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

责任校对：华 沙

装帧设计：张 梅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 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35千

印张：6.62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6,000

版次：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93-7/I·492

定价：3.2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西部女性·····	1
沮水短笛·····	70
她在延河边叹息·····	142
延河的寻觅·····	159

西部女性

接受了新任务，我心头萌生了一缕恐惧感，颤悠悠的，“审讯谁呢？审讯什么案情呢？”刘村长简捷地回答了两个字：“花案。”

天阴沉沉的，空气湿溜溜的，秋风翻卷着黄土漫天滚动。雀儿在枝头站立不住，尖叫着被风力挟持着飞走了。我抑制着心头的惊恐等待着，就像小时候进庙宇，既想深入堂奥看个细致，又怕看见了那些怪模样做噩梦。我给自己壮胆子说，怕什么，胆小鬼，亏你还是从大地方来的哩！

审讯将要开始了，张股长对我说：“田教员，你对你那些学生下个命令。再说不许出教室门；再说不许到我们这儿偷看，再说读书不许出声。”我等候着看他还“再说”什么，他的命令终于“再说”完了。

把学校变成了法厅，为了客人们的方便竟限制了主人们

的活动，我很不乐意，张股长看明白了我的心思又赔笑说：“田教员，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，再说在咱们靖西农村，小学校全是行政干部的办公室，小学教师全是行政干部的文书。再说全是这个样儿……”

我将一切办理完毕，审讯便开始了。刘村长引进来个小媳妇。她那脸蛋儿绒嘟嘟的，粉嫩得像刚成熟的毛桃儿。她那眼神里好像有灵光宝气，好像有火种，刚和我的眼神一碰撞，我就通身热呼呼的。她以愠怒的眼神，大胆地，逐一审视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。当她审视到我时，我“激灵”打了个冷颤。我见过多少惹人动心的年轻女人啊，哪一个的眼神能够射出这般动人的光波呢？

张股长对我说，田教员，你坐在正位上给咱记录。他又对众人说，谈话笔录不好写，文脉浅的人写不了。再说要写提问；再说要写回答；再说要写提问人和答话人的态度，情绪；再说……好神神哩。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哩！再说审问案子我不怕，我就怕写谈话笔录。张股长很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，世界上要没有你们这些“大文化”呀，再说那就没世事了！

当张股长说到“大文化”时，我感到（的确是感觉到的）那个将被审讯的小媳妇扭转头向我瞥了一眼。这一瞥将是什么样的眼神呢？是埋怨痛恨？还是羡慕敬佩？我想，她即使在发恨的时候那眼神也是动人的。可惜我没有抬头，没有享受这动人的一瞬。

遵照张股长的指示，我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下来。张股长说，题目就写上“和十里香谈话笔录”。

“我有名字哩！”

“你的名字叫啥？”

“她叫桃三春。”

“材料上为啥写的是十里香呢？”

“那……是绰号。”

张股长静了静神，以十分庄重的语言说：

“另起一行，时间，某年某月某日。”

“另起一行，地址，昭君庙小学。”

“另起一行，谈话人，张养民。括号，县公安局预审股长；杨大喜。括号，易马城乡民兵连长；刘建顺，括号，昭君庙村长。”

“另起一行。记录，小学教师田建勋。”

“另起一行，被谈人，十……不对，不对，噢噢三月桃花春。”

桃三春“嘻”地一下笑了，在场的其他人想笑都没好意思笑出声来。

张股长压低声音向桃三春做了一番政策攻心。“再说群众有揭发材料；再说庞教员有交待材料；再说那天晚上又把你两个捉在被窝了。”

“你甭‘再说’了，你再说一百遍那还是诬赖。”桃三春的话语里含着嘲讽。

杨大喜抢前一步止住了桃三春的抢白：“人家咋不诬赖别人哩，为啥诬赖你哩，你的态度要端正。”

张股长的语气缓和而有涵养：“你老实承认了，大家替你保守名誉，不伤你个啥啥。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干部，你是个

农民嘛谁把你咋呀！再说干柴见火哪有着的，再说你们年轻人嘛，嘿嘿！再说你又长得像三月里的桃花，谁不爱呢！再说……说到底也不过是他把你……，再说……嘿嘿嘿……”张股长终于没有再说出来，我担心他再说下去就不像人话了，我该怎样记录呢？

我脸热心跳，偷眼看桃三春，她没有羞赧相，也没有惊恐害怕的表情。她像靖西女人惯常唠话那样，双手交叉握着放在小肚上，斜靠着窑壁，侧背对着众人，面朝门，双眼痴痴地看着门外，对张股长的谈话表现出有一搭没一搭的淡漠神情。小窑洞里的空气很紧张，刘建顺村长也停止了抽旱烟。

“你谈吧！”

“你说话嘛，你怎么不开口哩？”

刘村长把老旱烟袋握在手里玩来玩去说：“娃呀，你不要护短。年轻人嘛，谁没个跌跤打滑处！娃呀，谁家锅底下没黑呢？娃呀，那号事年轻人谁没干过？哎——哎——哎！……”

门外，喜鹊在秋风中惊叫，大雨要来了。看着公安局预审股长和持枪民兵连长的满身杀气，我心头发怵，打寒颤。桃三春依旧气鼓鼓的，双眼痴痴地看着门外滚动着的秋雨秋风。为排除干扰，张股长走过去闭住门。那门是个走扇子，闭住，走开了；再闭住，又走开了。张股长生了气，狠狠的一闭合，未等他离手那门又开了。“嫁汉婆娘走扇门，风吹草帽气死人，没治，没治！”张股长插上门，向杨大喜使了个眼色。杨大喜指着桃三春说，立正，站好，双手吊下来，不许

朝外看，面朝里，老实交待。桃三春一一遵从，只是不开腔。那神态没有畏怯，只有蔑视。

张股长笑了，那笑容里含有自负和嘲弄。“你今天一进门我就知道你要抗拒。再说，从你这身穿戴上我就看出来。”

我带着问号审视了一下桃三春的衣着。她上身穿大花布衫子，下身穿大花布裤子。这种大花布价钱便宜，质料低劣，颜色半红半黄，花儿太大，很不好看。公平地说，这身打扮辱没了桃三春的身材。她若能生长在城里，她若能打扮得更时髦些，她将会成为照相馆橱窗里惹人注目的模特儿。桃三春在花布衫儿的上面又加了一件老羊皮坎肩。皮坎肩太长，羊毛又太大太厚，破坏了她身材的匀称和窈窕。我真为这身不适宜打扮而叹息。但不知这与抗拒交待有什么联系。

张股长抓住桃三春的皮坎肩问：

“你为啥穿这个？……你打算坐牢去。再说，你穿这个防备我们给你上绳子。”

张股长又从桃三春的袖筒里拉出她的“套袖”。“你为啥戴这个？”桃三春狠狠盯了对方一眼，仍没吭声。“你防备我们给你上铐子。我说对了吧？你何必哩？你何必哩？！再说，男女作风问题嘛，不就是那么回事嘛？哪儿没有？太多了，都去坐牢，牢房里关得下吗？再说，只要没有破坏家庭，没有破坏社会治安，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。再说，麻胡胡日迷胡胡的事嘛，谁认真哩！”

“我破坏家庭了？我破坏治安了？”

桃三春的突然反问闹得张股长瞠目结舌。但他那大眼珠

转了两转又有了新词儿：“把个易马城乡政府搅闹得几天不能办公不是你吗？这不是破坏社会治安么？再说，你承认和庞天文教员有关系了？啊，有了？好！好！再说我们只要你这一句话，并不判你的罪。再说，啊，有了？”

我的心缩紧了，我的呼吸急促了。我握笔的手微微发抖。桃三春啊，那可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啊，它关系着我的同行庞天文教员的命运，一字千斤重啊！

桃三春低头看看脚尖儿，抬头看看窑顶，就是不“再说”什么。

“再说，不说也行。我知道，年轻人羞口哩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这样吧，”张股长降格以求了。“有，你就点点头。再说，这是个毫不费力的事儿。你点过头押个指印就走你的路。其它该办的事情我们都会办。再说，办这号事，咱手熟着哩。”

桃三春突然“再说”了：“不说就是没有，你叫我点啥头哩？点头那么简单，那么管用？你回去叫你妹妹点个头不就完了么！”

刘村长“忽”地站了起来。我手中的笔不知不觉跌落了。张股长气得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大声喊：“你，你，再说，再说……”。杨大喜从裤带上抽下绳子来在桃三春身上乱抽乱打。桃三春像一尊雕塑，面无血色，一动不动，不阻挡，不反抗，也不躲避。民兵连长的虎威不能镇慑这个小媳妇，恼羞成怒，愈加用力。我听见桃三春轻轻地“哟”了一声，她脸上的血便流下来了。我心里暗暗埋怨桃三春，你何必“再说”这几句多余的话呢，真是自讨苦吃。刘村长挡住民兵连长。桃三春直戳戳地站在那里任脸上的血往衣服上滴。她来时梳抹得光溜

溜的头发被打得乱糟糟的，像个疯人儿，又像一头发怒了
的狮子。一绺头发垂下来粘贴在脸上，更增加了她的厉害相和
刁野气。

外面风声小了，雨声大了。雨点有力地打在窗纸上。我
急忙将记录下来的口供（还有说话表情，打人动作）折叠起
来。民兵连长怒吼着：“把这个烂货逮了。”张股长还没有从迎
头闷棍下缓过气来。他没有“再说”什么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
头，尽管“再说”几句，点点头都是毫不费力的事情。民兵连
长得不到批准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逮了，逮了，决定逮了！”他
从帆布兜里取出手铐来，又侧转脸看了看张股长，张股长仍
没有表示许可。杨大喜下不来台，用手铐指着桃三春骂：“臭
货，臭婊子。”

“臭货，你想闻还闻不上哩！”桃三春满含嘲弄地说：“杨
家双喜，挨了一顿鞋底！”

杨大喜举着手铐子问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大大的脑！”桃三春举起双手对着杨大喜说，“今天你
不上铐子，你就是女子养的，婊子养的！你来！”

我看见民兵连长眼珠儿转了两转，便“锵”地一声铐住桃
三春的双手。

“走！”桃三春用戴着铐子的双手抽开门关子。走扇门便
自动走开了。她冒着大雨冲了出去。

风在吼着。雨在下着。

二

我像困在沙海里的鱼，难耐地忍受着。

昭君庙小学只有八个学生，青一色的男性公民。他们全都是十七、八岁的大后生了，体魄健壮，打架摔跤都很行，干出力活一个赛一个，可每人都识不到一百个单字。我称他们是“八大金刚”。

我必须离开这个环境。我像一个不幸落水者突然抓到一根稻草似的，我想到了她——曹茹茹。

我挥舞生花妙笔，用很有感情的语言给曹茹茹写了一封长信。信上说，我已是一条困在沙滩上的鱼，希望“龙女”施舍一杯水，拯救我这条小生命。末尾，在我的署名前加了“天涯断肠人”五个字以加重感情。

我焦心地等待着她的回信。下午放学后我便登上古长城去眺望远方来人，希望来人是传情的使者，捎书的鸿雁。

天空黄漠漠，雾蒙蒙的，沙海茫茫，直通天际。寂寞啊，寂寞得百无聊赖。这个环境更加重了我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晦暗心情。书上说沙漠里有海市蜃楼，可我到这里多日了连一次也没见过。苦啊，靖西！在“省干校”时同学们说，“前进革命，翻天覆地；后退回家，温饱团圆。”我可是两头都丢啊！既没有翻天覆地的事业以显身手，而关中那个“大银元”也可能把我甩掉了，月圆花好的小生活也没希望了。“野营万里无城廓，雨雪纷飞连大漠，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忧怨多。”——我的忧怨比王昭君多多了！

马，我猛然一惊。一匹疯狂的马在草滩上奔驰着，马到处羊群急匆匆地朝长城脚下滚动。哟，是羊子回圈的时候了。近了，更近了，北风送来一阵圆润悠扬的民歌声——

四六六绵毡裁绒绒毯
我两个情愿谁求管
井里头担水园子里浇
死也忘不了你和我好……

这声音竟这么好听。我走下长城在豁口处等候着，我要会一会这位歌手兼骑手。人红马一转过长城我就认出来了，是她——桃三春。猛地见到她我感到很局促，想回避已来不及了。

那天她冒雨出门后，张股长要刘村长追上去拦住她，给她卸了铐子让她回家去。她要坐牢耍赖不走，是刘村长把她推推搡搡硬送走的。

送走桃三春后，我曾拿过谈话笔录来给张股长看。张股长说撕了去，口供没落实，要谈话笔录证明咱们整人吗？再说，贪污了有账可查，做了贼有赃可查，人嫖了人没口供，再说，再说……未等他“再说”完，我已把它塞进裤兜里了。

桃三春见了我，没有羞臊地背过脸去，没有咧眉竖眼地向我发恨，也没有摔一鞭子策马而过。她很大度地手一按马背跳了下来。这是一匹不配鞍垫的光脊梁大红马。她的动作敏捷利洒得惊人。我是个参与整人的人。见她仍青伤满脸，我惭愧得想问候她也没词儿了。桃三春却开朗大方，她用羊毛围巾包着头，淡淡地笑着。

“田教员，是你？”“唔。”“游玩哩！”“唔。”“你们念书人爱游玩，看看沙梁，看看长城，散心哩，写诗哩！我们受苦人就知道干活，整天受苦，受苦，直受死！”“唔，唔！”

不，不！你们受受……快挡你的羊群去，羊跑散了。”

桃三春看看压山夕阳，说：“不当紧，到回圈时候了，它们自己就不跑了。”

“这是你家的羊群？”

“嘻嘻嘻，哈哈！”桃三春开心地笑着，嘲弄地看着我，我弄不清她笑的原因，很尴尬。可她还是笑。

“你笑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瞎子？看不见它们腿裆里都吊那么一嘟噜！”

桃三春双手一比划，比了碗口那么大。我看清了，那全是一群老骚虎（公种羊）。

“你是给众人放骚虎的？”

她点点头。她牵着马，我俩并排向昭君庙方向走。我感觉到她在看我。她看得很大胆，目光从头顶慢慢地向下移动。我不好意思侧转脸看她，故意把脖子挺得直直地看着远方。夕阳给沙梁上、草滩上、古长城上涂了一层柠檬黄，就像朝阳照射在海面上，金光浮动。

在这金色的世界里，我想她更漂亮了。我喜欢她那满月似的俏脸儿，我喜欢她那波光飞转的眼睛，但我不好意思抬头。

“你怎么不穿皮袄？”

“我没有皮袄，天气还不很冷嘛！”

“要早点准备，这地方离不了皮衣服。”

“那东西油腻腻的，我不爱。”

“老羊皮袄才油腻腻的，那是受苦人穿的，你们‘大文化’都穿二毛子。”

“二毛子也不好看。”

“你没看惯。像你这身材，模样，又有文化，穿上一领二毛皮袄就更俊样了；那东西毛穗儿白生生，齐刷刷，风一摆一个波浪儿，气派得很哩。女人家‘十个见了九个爱，一个不爱是老太太’。”

她说得我发臊。

大路转了个弯儿，羊子都散布在阳湾湾吃草。有几只老骚虎发情了，互相追逐着，追上了，一个就骑在一个背上，全身筛动，流着长长的口水，咩咩地吃。我羞了，侧转脸去。桃三春笑着说，“我拦了一群光棍汉。你看，它们都急疯了。”说着，她用挑逗的眼神看了看我。我佯装着没有听明白她的话，仍仰着头看远方。她又问：“你夜里一个人怕么？”

“不怕。”

“昭君庙里有屈死鬼哩！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真的。我骗，你就是跟羊狗。”（她有意在骗字和你字之间停顿了一下，耍调皮。）“那年四月八，有个姑娘祈祷娘娘，想配个白面书生娃。连抽三签全是‘下下’。姑娘心凉了，拿辫子缠在脖子上，勒死了。那姑娘可漂亮哩，俊俏俏的——看你，要早来几年够多好！”

桃三春的宣传虽然绘声绘色很有感情，但我仍没有表示什么。她又问：

“你忙么？”

“不忙。”

“我求你办件事。”

“我没空儿，白天要上课……”

“那好，我晚上来。”

“不，不，晚上不方便……啊，啊，晚上不合适……唔唔，晚上我、我有工作。”

桃三春笑了。“看把你急的。干部都说为人民服务哩，人民正需要他服务的时候就不服务了。”

我词穷了，忙把话岔开。“你为什么要拦骚虎呢？”

“你说哩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公家人不是说男女要平等么！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为啥不能干？”

“七十二行哩，你为啥要拦骚虎？”

“我为啥不能拦骚虎？我想这牲畜跟人一样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我拦骚虎都选精壮的，高大的，俊样的，下一代就准定好！”

到昭君庙后我才知道，靖西人把羊子配种叫“放圈”。一群羊里只有一只骚虎。为了统一生羔时间，一年只生一胎，又恰好生在水清草肥的春夏之交。“放圈”时间都统一在农历每一年的十月间。在不放圈的时间里，各群便把骚虎集中起来雇专人放牧。可这样粗俗的事，怎么能让一个小媳妇干呢？桃三春的话反而增加了我的厌恶感。靖西这地方太野蛮，太落后了，我希望很快离开这儿。

大道上过来个走路的捎给我一封信。昭君庙不通邮路，信寄到易马城乡政府后，得靠乡下人互相捎着传递。我想，这封信一定是曹茹茹寄来的。我的工作调动可能有希望了。

我收到的是一封平安家书，哥嫂催我回家去结婚。

记得我向哥嫂辞行时，哥哥听说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老北方，很远很远。他惊诧地说：“那不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么？”我见哥哥有负担，取出地图来给哥哥做解释：你看，苏武牧羊的地方在这儿，是当今苏联的贝加尔湖。我要去的地方在这儿，你看，这是长城，这中间还隔着一大抻哩！嫂嫂看了地图嘻嘻地笑。她逗我说，兄弟要交桃花运了。那儿是西口外，那儿的女人都长得俊，见了男人就像狐狸见了鸡，死缠活缠不撒手。嫂嫂的话给哥哥心头又增加了新的疑虑。

“兄弟啊，我看你就别去了。”

“干啥呀，和你一起蹲在这个小镇上，游街串巷卖包子？”

“好大的世事哩，表哥的私人诊所不是正需要帮手么！你有文化……”

“进私人诊所当学徒，那有啥前途？”

嫂嫂在一旁笑了。她骂哥哥说：“你个老笨蛋，兄弟住完干校正要升官呀，怎么会去当相公娃！谁会像你，一辈子不图个长进！”

“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。干校已把我的名字分配到靖西县了，不去怎么行！”

“兄弟啊，二老过世早，把你留给哥照看，你到那个花花世界里若有个闪失，日后……”哥哥哽咽着说：“前几天，街上一个人不就是因为男女关系被法院‘叫’去了么！”